



LIU NIAN JING HAO, NI WEI LAO

流秋
著



一个被抛弃的人，
也许不配拥有爱吧？
那么今世还有再见之时，
只愿你我苍耄之年，
你儿女成群，我依旧寡人。



流年静好， 你未老

他的爱让你举步维艰，那我的爱就只能让你落荒而逃吗？

实力新秀 | 时光易老，
流 秋 | 别让爱等太久。
抒写青春微酸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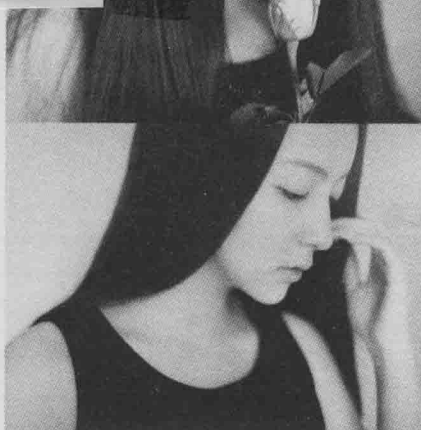
“索丢丢，你永远也不会幸福。”
“那就与幸福永别好了，反正我并没有眷恋。”

她没有听到他心底的声音：因为除了我，再无人给你幸福。

文联出版社
www.chinapnet.cn

N J I N G H A O , N I W

流
秋
著



流年静好，
你来老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年静好,你未老 / 流秋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7-5059-8735-7

I. ①流… II. ①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98637号

流年静好,你未老

作 者: 流 秋

出版人: 朱 庆

终审人: 李金玉

复 审 人: 姚莲瑞

责任编辑: 苏 晶

责任校对: 傅泉泽

封面设计: 周 丽

责任印制: 周 欣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100125

电 话: 010-65389147(咨询) 65067803(发行) 65389150(邮购)

传 真: 010-65933115(总编室), 010-65033859(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E-mail: clap@clapnet.cn suj@clapnet.cn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290千字

印张: 10.5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版次: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8735-7

定 价: 23.80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流 秋



85年生的天蝎座一枚，学法律的研究生，银行里的小职员。闲下来的时候爱发个小呆、编个段子、四处闲逛、拍个小景，有逻辑地胡言乱语，有剧情地胡思乱想，最大的喜好和唯一的擅长就是写小说。

策 划：黄 欢

特约编辑：顾书绮

封面设计：周 丽

封面摄影：李小蕾

内页设计：洪 影

封面以实书为准



《手信》

作者：淡蓝蓝蓝

定价：25.00元

一句话推荐：《花火》A级签约重点

作者淡蓝蓝蓝十年首本青春小说集，

《世上每一朵哀伤的云》《世上每一座孤单的岛》之后，再续凛冽青春。



出版人：朱庆

责任编辑：苏晶





目录

CONTENTS



第 一 章 / 你的归来可知，我从未离去	001
第 二 章 / 没有我的你的过去，荒芜了谁	015
第 三 章 / 不挣扎的命运代替了尊严	029
第 四 章 / 相互伏击的两个人竟成了攻守同盟	047
第 五 章 / 原地踟蹰，只因那么一点点的喜欢	071
第 六 章 / 我所享受的单恋，是与你刚刚好的暧昧	093
第 七 章 / 我小心翼翼地守护，竟给了你凶险	107
第 八 章 / 成长的痛，被迫的推动	127



目录

CONTENTS



第九章 / 突然的靠近，缓慢的亲密	137
第十章 / 我的秘密，只有你还全然不知	157
第十一章 / 爱可以永恒，告白却总是夭折	183
第十二章 / 未来被蚕食，只好为你攻城略地	213
第十三章 / 十年相守，恣意缠绵	245
第十四章 / 我们爱情的痕迹，终究成了凄美的墓	265
第十五章 / 我的恨只有在你的纵容里高雅	295
第十六章 / 我所有的梦想，只起源于你	313

第一章 | 你的归来可知，我从未离去

1. 野丫头归来

如隐没在海底的蓝宝石般沉静的夜，浮动在聒噪的城市上空。在这座城市里，从来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黑夜，寂寞与思念都被排挤到摩天大厦的塔尖之外。

才刚开始的夜生活，被老爷子拦腰截断，涂藤被强令回家，感觉今晚涂家要发生什么大事。真发生点什么也好，涂家都死气沉沉五年了，再没什么变动，都不好意思再被列入名门望族了。

而他所谓的夜生活，也只是在女人的纸醉金迷里独清，在男人的醉生梦死里独醒。外壳被浸泡在各色酒里，但他实心的木塞，喜爱的种类还是多少年前的最初。

涂藤一身雅皮士的装扮，拐进红墙大院，拖拖沓沓地朝涂家老宅走去。他一点儿也不想参与家族纠纷，他们争夺的，没一样是他稀罕的，所以过程尽管留给他们去撕咬好了，只要向他公布一下结果就行。

僻静的甬路上，咕噜噜地响起行李箱滑轮的声音，他一向对这声音敏感，于是循声望去。

蜿蜒在他前方的草坪小路上，他望见了一个长发垂肩的女孩细瘦

的背影。她拖着行李箱，步伐很倦怠无力的样子，像一只老猫。还好有那咕噜噜的行李箱的轮轴声，不然在这个幽静的别墅群，她真像个格格不入的幽灵。

那背影……

他像被抽走灵魂一般，瞬间僵住了几秒。难道是她？多少次，他以为，她曾经拖着行李箱像那样离开了，也会像那样再回来。

转念一想，她怎么可能还会再回到涂家？这种总是不定期会侵袭他意志的幻觉真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根治得了！他无奈地叹气，摇着头笑着天真的自己。

这么多年来，偶尔会冒出的关于她的念头，他总是会在端倪里掐灭。因为无论她过得好或不好，都不是他所希望的。他不希望她过得很惬意，那会加重她在他心里的可恨，会让他长久以来的担心变得愚蠢，长久以来的惦记变成自作多情；但另一方面，他又不希望她过得不好。

涂藤就这样没来由地胡思乱想着，脚步慢悠悠地跟在前面的女孩身后。反正他经常会凝视某个女孩与她相似的背影发呆，病态的戒瘾过程权当是人生的一种修炼吧！浮躁不起来，只好佯装深刻了。

没想到那女孩真的停在了涂家的宅子前，她透过铁栅栏门的花障，望着里面灯火通明的三层别墅踌躇许久，不敢近身。

那侧脸……

涂藤倒抽一口凉气，睁大眼睛看着在廊灯下，渐渐清晰的那女孩的侧脸。线条很柔和，模样像她；容貌很清秀，感觉像她。只是那长发，他记得她是短头发的，而且很坚持要留一辈子短发的。怎么……

不可能啊！五年前她不是发誓这辈子都不会再登涂家的门了吗？那声声哭喊和那怨恨的眼神，还有那些诅咒和那太过刺眼的一口鲜血，他到现在都无比清楚地记得。

怎么……不可能啊！

那女孩深吸一口气，拉开了虚掩的铁栅栏门，走过小径，迈上台阶，

按下了门铃。很快就有人给她开了门，似乎是专门在等她。

涂藤最受不了的就是猜来猜去没结果的煎熬，他大步跑上前，趁门还没关严，就猛地推门进了屋。

礼貌的问候还未及开口，就有个冒失鬼不客气地推了门，撞到她身上，很重！她只感觉后背猛地疼了一下，眉头紧蹙却未喊疼。

真的是她！

涂藤惊呆在原地，都忘了说抱歉。

再次迈进涂家大门的索心悠淡然地扫视着基本凑齐的涂家老小：心怀鬼胎的涂亦庸和周梦云夫妇，他们跋扈的三女儿涂清，还有唯一欢迎她回来的老爷子涂世朋。她身后那位不用多言，他们互相把对方当空气是最无公害的相处方式。

“叔叔阿姨，还有清清好，好久不见。我回来了。”云淡风轻的一句问候，其实只是互不干扰的宣誓。

埋怨、嫌恶、怀疑、羞辱，这些态度她在心里早就做好了全盘接收的准备。长辈们开始讨论她留下来的事，她淡漠地听着他们绵里藏针的来言去语，以及笑里藏刀的妥协让步，低头不语。

涂藤自动屏蔽掉所有的争论，只专注地留意着她的模样。她蓄起了飘逸的长发，乌黑的头发宛若静置的绸缎。那双灵动的大眼睛总是习惯性地低垂着，不是她所信赖的人，便不会从她眼中看到一丝鲜活的神色。色泽清雅的吊带长裙，配着纯白的贴身T恤，她还是那么干净淡雅。

“好了，今晚叫大家来集合，就是想和心悠打个照面。过去的误会，从今天起就消除了，以后就都别再提了。心悠这次肯来，就是原谅你们两个了，所以这次你们就都给我安分点儿！”涂老爷子的手指着涂亦庸和周梦云夫妇，那二人恚恚地低下头，但心里仍是不忿。

涂老爷子继续道：“大家还是一家人，谁要是觉得自己没能力把对方当家人对待，可以离开。到时候，我们断绝关系的证明会和我的

遗产分配证明一齐寄给你。”

“爸，您这是什么话？怎么进来个丫头，就要赶出去自己人呢？”涂亦庸忍不住阻止父亲。

“我倒要问问你这是什么话！刚才我说的没听懂吗？心悠就是自己人！”涂世朋听着儿子的混账话，大为光火，龙头拐杖咚咚地戳着实木地板，接下来是一阵猛烈的干咳。

涂家旁的人没人敢再出声，心悠忙放下行李，为涂爷爷倒了一杯水，才缓解了一些症状。

2. 我的地盘

心悠走进她曾经住过的顶层阁楼，顺手放下再简单不过的行李后，在屋子里随性地踱着步。

小小的单人床还在，原木的写字台和椅子也还在，拨开桌面上厚厚的尘土，还可以清晰地看到她当初用功苦读时不小心在上面画下的圆珠笔道。衣柜还是只有简易的那几格，里面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了，只是柜门的手柄上竟还挂着好多年前她和同学们逛龙潭湖庙会时买的兔爷挂链。

她记得当时涂藤拿起这条挂链扔到她面前讽刺她说，她那副冷面臭脸的德行，很有兔爷变性前的风采。

只是后来她怎么居然肯买下来挂到自己房间天天对着看，她倒是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

涂家的别墅总共有三层，一层是客厅和涂家老爷子的住处；二层是涂亦庸夫妇和三个孩子的房间；三层因为房顶较尖的设计缘故，空间较小，只有一个客房，之前分给索心悠住，后来她离开便一直闲置着。

客房连接着一个宽敞的小天台，推开房间右侧的另一扇门即可看见别有洞天。心悠漫步到天台上，清爽的晚风吹拂着她散落的长发，

让她心底释放出片刻的惬意。几年前她和涂远哥种的盆栽，现在也只剩下歪七扭八挤在角落里的陶盆了。反正人也不在了，盆中景即使有也是空留，现在的状态刚刚好。

她凭栏远眺着，从她这个方位，看不到别墅前院的花圃、甬路和栅栏门，只得到后院的草坪和最中央的那株垂杨柳。在杨柳树下的白色长椅上，她背过书、发过呆、啜泣过，也和一个男孩呢喃过。

不想再去追忆那么美妙的过往，那只会映衬出她此时的难堪。收回了惆怅，望着北京那一如既往不怎么清澈的星空，她叹了口气。

“你不在时，这是我的地盘。我和同学开 Party 都要经过这里，所以就弄得有点儿乱。”身后传来涂藤的声音，心悠的叹气还未舒展完，只好堵在胸口。

“呃——没关系，我收拾一下就行了。反正也只是个落脚的地方。”她不知道该以什么态度对待他，只好若即若离地应和着。

“你打算什么时候走？”他很不客气地问。

心悠想回答他，但又实在回答不清。因为太多盘根错节的原因，她没法解释给一个厌恶自己的人听，更何况对方也懒得听。只是他要的是一个确切的时间，她倒是真给不出。

见她支吾着，他有了几分烦躁：“随便你吧，只是索丢丢，你别再把我家搅得沸沸扬扬的就行！我上来只是拿走我的东西，其他的你收拾时都丢掉就行了。”

“噢。”她还是那样傻乎乎地答应着。

“丢丢”是她的乳名，是爷爷刚刚捡到她时随便取的。老人觉得这孩子既然是弃婴，如此叫倒也顺口，而且名字都是相反的，取个这样的名字也好养活。直到心悠上学后识了字，才催着爷爷给她重新又取了现在的名字。

可恶的是涂藤曾偷听过他们祖孙俩的电话，被他知道了她这个又丑又土的乳名，他就像抓住了她的小辫子一样，成天得意地叫她“索

丢丢、索丢丢”。至少这比他之前叫她“嗨”、“喂”和“野丫头”强，所以她也只好忍了，现在更没可能纠正他了。

涂藤在房间里胡乱翻着东西。如果现在有知情人在场，一定可以揭穿他的真实用意——其实就是耗时间。

但索心悠绝对不属于知情人，她活到现在，对涂藤这个家伙，还从来没知过情。

五年没见涂藤这个家伙了，他也变了不少。头发不再因主人为了显示玩世不恭而乱蓬蓬的了。脸上的棱角也分明了许多，肩膀更宽了，多了几分男人的硬朗，少了几分少年的不羁。只是那副表情，还是时不时地流露出对社会的不满，对周围人的不屑。

心悠轻倚着门框，安静地等着他收拾完。虽然连日的奔波让她很累，可她也不敢倚得太慵懒，因为她随时要戒备，搞不好他会支使她干什么。

而涂藤此刻也并不自在，满肚子话问不出口，他急躁的脾气已濒临爆发，但他还是找不到对她发作的理由。五年了，还是找不到。因为她还是那副德行——淡然得让人感觉冷漠！

“你这几年都干吗去了？原来还活着啊，我还以为你自杀了呢？”他把一个易拉罐粗鲁地丢进了墙角的垃圾桶，话语故意说得难听，头也没抬地问着她。

“再怎么重要，也只是个考试而已。我的命是贱，但也没那么不值钱。”一字一句，她说得平静而清晰。

还是那副孤傲的嘴脸！正是这种骨子里的孤傲与淡然，让他每每抓住她的弱点后，依然感觉无从对她下手。最后总结出他们俩的相处经验只有一句话形容：她硬撑，那他就伪装。

他抖了抖桌上的旧报纸，扬起一阵尘土。真不知道这房间被他继续祸害下去会是什么后果，心悠只好从内心里投降了。

“我去读书了。后来又复读了一年，还是考上了大学。一直在南方读书。”她希望她的解释能平息和他的僵持。

“哪所学校？涂远一直在找你。”这一次发问，他才正式直视她，因为他想看看她脸上的表情。

果真。那抹落寞和伤感，他还是捕捉到了。所以说，她心里应该还是有着那个他。

涂藤等着她的回答，所以一直望着她。比起以前有些婴儿肥的面容，现在的她清丽脱俗，气质里也多了几分知性的从容。那双大眼睛，在她想问题时，也还是那样眨个不停。只是没有了五年前，在涂家养得红润的面庞，而是又恢复了他第一次见到她时，有些肌黄的气色。但孱弱或清贫都从未掩盖过她的光芒，只消她一笑，或是冒出一个鬼主意，她就会立马变成他曾经在心里默默顶礼膜拜过的索心悠。

等着，她却还是没回答。不知是因为不想告诉他她就读的学校，还是因为听到了涂远的名字。早知道他就分开问了，唉！毕竟那年的事，他也有过错，因此很想知道她的近况。但在她面前，坏主意超多的涂二少爷，却总是失策！

这个野丫头的倔脾气，他早领教过了。她要是铁了心不想回答的问题，你就休想撬开她的嘴。

涂藤放弃了，见她似乎沉浸在对残酷往事的哀思中，他便不想再招惹她，抱着几样基本算废品的东西，绕过她，当她是空气一样离开了。

3. 还是那么讨厌

一整晚，涂藤都没睡好，一直噩梦连连。

梦到高中时欺负索心悠，然后她大哭，一边骂他，一边推他，眼中含着泪吼着：“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你要一直跟我过不去！欠你们的，以后我十倍百倍奉还，难道还不够吗？我没有家，没有一个亲人，我可以不需要同情，但那就可以被肆意羞辱吗？你凭什么冤枉一个你完全不了解的人？凭什么！”

她控诉着，然后一直没完没了地推着他的胸膛，一直推到悬崖的风口处，他只感觉冷飕飕的。他百口莫辩，心里有很多话，却支吾着什么也说不出。突然她一用力，就把他推下了悬崖。他只觉得脚下一空，身体猛地下坠。

“啊！”涂藤从这样的噩梦中惊醒，身上还冒着冷汗。

一看表，才六点多一点，从来没这个时间醒过。哼，一定是那个野丫头的原因！

她正住在他楼上，这应该也可以算是鬼压床了。

他跑到浴室，胡乱用凉水抹了把脸，忽然听到楼梯处有响动。从来没有过的啊，因为他们一家，除了住在一楼的爷爷外，没一个会在九点前起床的。

他把房门打开一条小缝，观察着外面的情况。果真是索心悠！

“她起这么早，神秘兮兮地要去干吗？”涂藤纳闷着，于是快速洗漱，准备跟踪她。

又一次，她走在前面，他跟在后面。一如五年前的很多个日子里的情景。

她依然消瘦，背影依然落寞。每当这样看着她，就感觉她很孤单，也就不忍心再欺负她。但只要再看到她那张从来不肯服输的骄傲的脸，又总会激起他的斗志，偏要欺负到她示弱为止。

没想到，还是像五年前那样，她又一次跑到了公交站边上的小便利店，依旧捧着一个面包、一瓶矿泉水美滋滋地走出来。呵呵，她居然连饮食结构都没变化，看来人格构成就更没变化了。

涂藤这才注意到，连她身上穿着的这件明黄色的T恤，都是她以前穿过的。因为就是那天，他害得她差点儿被退学，她一个人蹲在墙角哭，所以他记得很深刻。

她，真的什么都没变吗？那，对涂远的感情呢？她还在原地吗？而涂远呢？

他不禁冷笑起来，他对他那所谓的哥哥，已经由恨转变成鄙夷了。

就这样胡思乱想着，他傻傻地伫立在原地，心悠随意地往公交车驶来的方向看着，也正好看到了他。

毕竟那么高的个子，外加还算帅的外表，再加上一身国际名牌，涂藤基本上可以算是庸庸碌碌的人群中一个小小的发光体了。

她惊讶地瞪大眼睛，仔细辨认着，真不敢相信涂二少爷能起得这么早！

“干吗，大早晨就以为见到鬼了啊，你就做了那么多亏心事吗？”涂藤不客气地走上前说道。反正也暴露了，索性干脆一点。

“你，也坐公交车吗？”她迷糊地问。

“你坐什么我就坐什么，今天我是来跟踪你的。”

“跟踪我？！”心悠瞪大溜圆的眼睛问。

很多次，涂藤都奇怪她的眼睛怎么可以那么大，究竟是怎么长的。

“是啊，这是人之常情，不用那么奇怪吧。你一定又和爷爷有什么诡计，我和我爸妈还有我妹四个人的脑子加起来也没本事跟你们两个斗。所以我只好跟踪你，倒要看看你们想干什么。是分家还是要分家产，我至少有资格提前知道吧。”涂藤装出一副很无赖的样子说。

心悠想吐血了，这家伙怎么还是那么讨厌！

“我上午要去赶招聘会，你也要跟着吗？你都毕业一年了还没找工作，不就是想在被工作套牢前好好玩个够吗？”心悠很不屑地说。她觉得自己这样说，他应该就会知难而退了吧。

“都玩了一年了，正好从今天开始觉得够了啊，那我也正好去招聘会吧。信息共享啊，你不会还那么小气吧？”他故意往她身边贴了贴，显得更无赖了。

心悠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登上刚好驶来的公交车。

到了招聘会现场，涂藤才真是见识到了什么叫人山人海。在加拿大是人烟稀少，回国后也住着人均面积严重超标的豪宅，这辈子都是